

三才廣志

食貨

理財

總論

書禹曰子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

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泰沈曰衣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遷也蓋民徙

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初民尚艱食遷也蓋民徙

禹貢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

泰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土金木土穀皆人

治也廣土則非特廣土也廣土金木土穀皆人

高下名物之相正為以任土事底慎則財賦咸則三壤成

凡州土賦或反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邦

乙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十三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應傳曰必於歲之杪有先後皆入則先後來歲之事方始也五穀之熟有先後皆入則先後來歲之事

見矣

周國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林之奇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商之卿六士卿計五三分其制而為之此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大工角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用為年歲之經制此年

有十年之言之謂之大平之故曰歲歲民數穀數
最所以經大平之要也自昔先民有作
其所以經大平之要也自昔先民有作
以生視天民之富我思而不思

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才才有財此有用

朱子曰德者所謂明德有人謂德衆有土謂得
國有田則不患無財用矣或問意曰所謂先慎
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德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以
慎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民得所以
正心以修其身而致知誠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

朱子曰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足爭國其
民而免之以知德之為教也蓋財者人則足爭國其
內而免之知德之為教也蓋財者人則足爭國其

又有人矣恃而逆也此以言之出入分明也傷之出入無
財用者然不施之本末而知之數者之心則入傳曰不
爭國其民而施之春秋外傳曰王人則民散於下
而布之聚以入曰下財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
而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信而出者有逆
命則入民侵畔逆得其食矣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大臨曰曰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臣則
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
用之舒矣

朱子曰此用有土有財而言以明是回之道在
乎務本而節用又曰洪範食貨為明是回之道在
而天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
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曰富以利
為利則心至子利耳民以自奉而節用有同之
汲言其害以子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同之
致所以厚民下而足曰民百姓則足在民無不
足

曰政事則財以告作示下之石正使之制也然孟子所是

己豈君後世之會其
仁者以財發自不仁者以身發財未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
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子曰仁者其下財則以下好義以不仁亡身所以殖貨必上
有終而府庫之財散民無得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不
故順身謂仁者其有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人其效言
之海非謂仁者其有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人其效言
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府庫之財可長矣事有終則財為
君者安富善崇下而府庫之財可長矣事有終則財為
則其身之效也上得不為仁則下不好義而府庫
則其財不終是得為德保之以財出乎走而豈變林入而之
之財也豈得之財德保之以財出乎走而豈變林入而之
財皆以自發也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以義為利也

宋子曰聚歛之臣利庠氏之膏血以禍奉上而不仁者之心至誠則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聚歛之臣寧有直臣亦潔矩之義也又曰此言首害並至無如之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察其結實而極言之欲入有防人猶有未用桑弘年凡僅於事之悔也以欲此為防人猶有未用桑弘年凡僅於文融公之陳京裴廷珍之徒以敗其心者發陸宣公之陳京裴廷珍之徒以敗其心者授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小則人聚歛以佐而根主之授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則人聚歛以佐而根主之欲人忠而不悟以知其利有於國不知其任怨而不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利有於國不知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同家者二公不豎豎哉謂深得此

傳聞曰傳曰曰至於害民度我愛民則必先害民蓋月
朱子曰國家用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
有則則損財暴斂必將有反於民者不節而有安人
之心而用此不積其澤矣是以得受入者
必先而用此不積其澤矣是以得受入者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朱子曰生之無道取之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爾絲乎抑為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胡鍾曰爾絲者取之無息而慮於長其後無止也
鐸少而心智者簡子雖貴而慮於長其後無止也
智氏所攻卒於晉陽托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
手而後世謀回者以受民教本為富德澤以
聚斂積富為利時急政所化江海山岳法者令無不
金石可取也民富可以多以取既而富則民盡則會而
無可取矣昔也回富可以多以取既而富則民盡則會而
貧而無可費矣又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又景守
之則三十我失又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又景守
德宗守之則不能使不聞吾克之益何輕川其
災其首領而之則不能使不聞吾克之益何輕川其

曰而不又趙簡子與大計哉何急急於前錄之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
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蓄難下無困窮理
化既衰則乃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
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
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
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
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是用而
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
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下

不能使之蓄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因此
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總足以為一
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
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
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
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
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棄世苟且之
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
也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知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
財而益之也去事所以害財者而以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
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

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
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
庫盈溢。今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也。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
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
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
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
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
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
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
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
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一皇祐治平皆一億
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

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額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矣

虞乘馬笑

管子威公曰問請問乘馬曰國無儲在令虞國得笑乘馬之數矣公曰何謂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笑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獎之在子者以為國而康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為遠近之縣里邑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此有虞之笑乘馬也

○湯輕重笑地數

管子威公問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所以外康植穀也戈矛之所發刀

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得失而用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昔有傑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簿而田有餘天非獨為湯雨穀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閭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筭坐起之費時也公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鉉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鉉者其下有鉅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鉅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齊管氏輕重

九府書

七笑

漢志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

貨殖傳管子設輕重九府威公以霸

○漢司農少府錢穀

周禮司勳疏先鄭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舉漢法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者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

鍾離意傳張恢坐藏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除胡子譙帝見司農上簿

○唐陸贄均節財賦六條

正元十年五月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頗不計錢數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續四論稅限迫促五請

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六諭集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宋朝三司使 淳化總計使 熙寧會計司武會計

度支使始於唐乾元元年第五琦監鐵使亦始於

琦因初沿後唐制後唐長興元年張延明請置三

併戶部為三司使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建隆元年

為崇矩乾德四年正月定考課之法興國增判官

之員興國元年十二月丁巳始置副使以賈琰為之

淳化四年五月戊申併為一使魏羽判三司判官

十月庚午置二使分領左右計魏羽閏十月己酉

置總計使陳恕為之判左右計事閏十月己酉

東關西紉南江西南東西兩浙廣南七道東京為

左計西京為右計各置判官魏羽閏十月己酉

以前印紙考五年十二月辛丑三司後各置使魏羽

通志
三
部
左
計
把
及
王
廷
德
聚
館
願
之
兩
京
夫
錯
緝
條
夫

序
言
論
咸
平
六
年
六
月
丁
亥
復
合
為
一
使
半
後
命
冠

司
天
聖
九
年
正
月
癸
未
命
中
丞
劉
子
議
等
與
三
司

議
裁
減
冗
費
室
元
二
年
五
月
癸
卯
詔
張
若
谷
等
減

省
冗
費
慶
曆
二
年
四
月
戊
寅
命
賈
昌
朝
等
省
浮
費

嘉
祐
三
年
十
一
月
癸
酉
置
減
省
司
學
士
韓
絳
及
陳

升
之
呂
景
初
等
領
之
五
年
五
月
丁
酉
置
寬
恤
民
力

司
大
月
乙
亥
遣
官
往
諸
路
訪
寬
恤
事
六
年
八
月
乙

卯
命
知
諫
院
楊
略
詳
定
寬
恤
民
力
事
遣
使
四
出
自

是
州
縣
力
役
多
所
裁
損
凡
省
二
萬
三
千
六
百
二
十

三
人
先
是
詔
條
衙
前
之
役
為
害
者
沿
平
元
年
十
二

月
擇
三
司
尤
繁
要
者
五
負
用
資
淺
人
久
任
而
責
效

熙
寧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命
王
珪
等
編
修
三
司
令

武

臣十一日安石奏

七年三月八日三司勅式成四

百卷

十月十六日己卯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

韓絳提舉初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

並無然要考校盈虛之法三司使亦請刪修為策

歲校增虧故有是命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提舉三

司會計司上一州一路會計式九月十一日丁卯

絳奏罷會計司元豐五年改官制四月二十三日

以三司使安燾為戶部尚書

左右曹其舊有三日

十有三左右曹分案五設吏四十

唐劉晏為九使財財歸于一宋朝始分為二而三

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祖宗外置轉運

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神

宗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

興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息收於常平司掌其
發歛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戶部轉運
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
開寶六年八月乙巳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
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
此淳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物置諸州應在司
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熙寧五年十月
九日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繼以旁通日子而天
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

○宋朝歲賦

宋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
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
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

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增至熙豐間合苗役市場等
錢所乃至六十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
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里逮
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餘萬今東南歲入
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宋祖宗正賦也其六
百六十萬緡經制蓋呂頤浩在戶部時復之七
百八十餘萬緡經制總制蓋孟庾秉政時創之陳良
合而為經制紹興以錢軍費之數十應奉司無名之費
制四百餘萬緡弼月椿後又均撥為蓋朱勝非當
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筭坑
冶權貨雜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
宜民力之困矣

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

率添酒價源錢添增稅額分增稅一錢官賣契紙類錢

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錢之錢而其後行之東

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廢建

炎二年十月癸亥戶書呂頤浩翰學業慶得請復

之於是先取欽房定帖錢命提刑掌之母得擅用

經制錢自此始乃建議於陝西後總制之法創於紹

興五年四月己未恭政孟庾請頭子錢增十錢癸

亥收者戶長雇錢等辛未收入戶台零既整等錢

八月己酉又收常平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

諸路提刑拘催日一本云紹興五年四月二十

高合之數以紹興十九年數為頗二十六年七月取

親正言專委仲歲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萬

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

四川不預大凡東南經總司三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總司五百萬緡江浙月椿錢自紹興二年始自願浩勝非並相以軍國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充數

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格宣和元年戶部稽攷諸路上供錢物之數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

○宋天聖節浮費

紀天聖元年正月癸未命宮同三司議節浮費丁亥命官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以聞二月庚申命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議茶鹽法三月甲申詔比者營造土木多內侍傳宣不關有司工費無節自今先由三司度實用然後給之明道二年四月壬

子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寶元二年五月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詳定節省浮費六月壬戌詔曰自乘輿服御及官掖所湏宜和前詔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裁減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御史中丞諫官同三司較景德以來用度罷其不急者五月壬子減皇后及宗室婦郊賜之半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三年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差徭賦歛七年三月癸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利害明白者轉運額行之皇祐二年正月壬子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五年五月戊申詔轉運使毋得括剝百姓取羨餘以助三司嘉祐三年九月癸酉議罷榷茶法十月癸亥除河北鹽錢十一月癸酉

議減冗費十二月乙巳詔三司歲上天下稅賦之
數三歲一會虧贏以開四年二月己巳罷權茶三
月戊戌命近臣同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五年四月
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六月乙亥遣官分行
天下訪覓卹民力事

志天聖初命三司及中丞劉均等取景德一歲用
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寶元中賈昌朝言省
不急用度命密學張若谷諫議任中師司諫韓琦
議省冗費琦言當自掖庭始取賜予支費之數裁
為中制詔內侍省裁定有司不與西兵久不解財
用益屈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
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
平同三司議省冗費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

知相所賜之半著為式公卿近臣以次減時王充
臣為三司使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
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至和中諫官
范鎮上疏令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之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
司取財不已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
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財民力少寬嘉祐三
年樞副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於
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學士韓絳陳升之御史呂
景初統其事多所裁省

景祐元年程琳上疏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
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
之五餘悉仰給京師

范鎮奏疏備契冊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州湖嶺之民
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
愛雖有外厄人人可用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
禦外虞何往而不克

司馬光言為今之術在隨才用人而久任之養其
本原而徐取之減損浮冗而省用之

○宋建炎提舉戶部財用

建炎元年六月壬午戶書張慤同知密院李綱請
以版曹事委之七月二十五日命慤兼提舉措置
戶部財用十二月甲子甲子戶書黃潛厚為延康殿
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紹興五年閏二月
丁卯二月詔是食足兵今日先務戶書章誼專功

指置財用泰政孟度提領己巳庚午以總制司為

名七月己卯沈與求以泰政兼措置財用孟庚以

置財用為名與求三十二年四月己巳吳芾言大

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十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

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

加多

建炎三年三月尚書左丞葉夢得除資政殿學士

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舉戶部財用不多所

熙四年五月與權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

領戶部財用兼侍讀

紹興末始造楮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總一千萬

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自是率以

為常淳熙六年始置用第六第七兩界共四千八

百餘萬其後又以第八界收換第六界兩界之數增至六千二百餘萬自是每界增至四千萬兩界並行止八千萬自禧用十一十二兩界調度不給又出十三界併行遂增至十四千萬嘉定初出十四十五界共八千萬以收三界以一易二嘉熙中四十一千萬有奇

孝宗用錢端禮策用會子先積見錢以為之母所出不過二千萬三年一界必與換易紹熙間印出寔多其後每當兌界輒復展年至

開禧累界之數凡一億萬餘迨隆興元頗幾五倍矣

○宋乾道制國用使

乾道二年十二月辛卯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

同知國用事

以三司為名

房

康三年二月庚申詔國用司具宮禁百官三司將

校軍八月支數及泛用造冊以進永為定式五年

二月戊申二司罷制國用司併歸戶房八年正丞

相官名四月詔丞相事無不統其兼制國用與叅

政更不入銜嘉泰四年十二月五日詔右丞相兼

國用使叅政同知國用事侍從卿監為叅計同叅

計官叅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統覈

之周以冢宰制國用成贊嚴漢以丞相調軍食唐

以宰相兼度支

和元

二年八月

辛酉

宰事

開寶五

年十一月庚辰命叅政薛居正兼提點三司

天聖元年詔三路軍儲出山澤之利移用不足二

府大臣其經度之逐置計置司司馬光請以宰

相領統計之職

元理財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

成宗時歲入之數然猶不足於用

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

○國朝理財

祖宗相承咸能愛惜錢糧不肯輕易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絲段所以內藏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成化以來群小用事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

天下為之困弊當齊未周而內歲已空况天下府
州縣倉庫俱無數月之糧各邊亦止有二年之用
萬一邊方有事再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
此深可寒心

○弘治歲入

天下歲徵稅糧貳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四
十石

各礦銀課歲辦共該一十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兩

稅糧折銀三百二十五萬九千石每石折銀二錢
五分共銀八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兩戶口欽除
折米外歲徵七千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九百貫
商稅欽除折米每歲徵四千六百一千八百九千

貫

船料欵二千四百五十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九貫

○弘治初歲費

在京歲支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吏監生人等食米
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七石

錦衣衛等衛所官軍人等月糧三百五十一萬三
千一百二十六石

文職京俸米三千四百四十一石一斗一升四合
七勺

武職京庫折銀四十一萬九千六十三兩

文武官吏俸折銀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六十
五石八斗七升一合九勺八抄

南京文武官員軍士人等糧二百二十二萬三千

三百二十七石七斗一升一合

在外司府州縣官吏人等并各王府歲用一千三百三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七石六斗四升有零
歲支一千八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二石二升有零

陝西山西遼東各邊年例糴糧銀四十三萬兩

大約歲收不勾歲用且內藏銀兩所存無幾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茲欲區畫處置使之充盈不缺
不過造鈔貫鑄銅錢清理鹽法查勘屯田開辦天下之稅課清查各處船料數者而已但各造鈔鑄銅錢必須辦用物料亦不能救目前之急鹽法積弊多端屯田官豪占種年久一時難於清查戶部另行且奏定奪外惟開辦稅課清理船料其效甚

速而至大可以助歲用之缺乏可以補內藏空虛
理財之要莫此為良已上係御史馬文輝所奏
我皇時為無窮計乃求學財必致於亂而後已其

古今事實

九式均財見會計要語

太府出入見會計要語

九州民養千八百四君

商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四回以三日之有
財民自養力而不煩聲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回其
財自養力而不煩聲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回其
財自養力而不煩聲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回其
財自養力而不煩聲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回其

損多益寡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請
旦見錢穀簿其迹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
人謂度者皆為倉舍令一人王受郡相傳清穀一

殺省珍費

舊入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
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改事供給南軍于歲一
億九千四百八十八萬歲
七千四百八十八萬

無慮用費

百四十段額言永初永初諸苑反致用十八年用一
今居以騎五十萬八車三十兩三冬二夏一
一十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八萬

西印賣官

舊林入錢各年差私開西印賣官自開內侯虎卿
我帝元初開西印賣官自開內侯虎卿

歛修宮錢

現官室內事裁通致因月內靈帝中平

多蓄私藏

靈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回貢獻尤輸
中府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
尚方歛諸郡之室中陛下豈有公私而

司農之藏中庭聚大費多故以而所輪之府慨有
導行之用調廣氏固費多故以而所輪之府慨有

姓受其美
書奏不省

更相誇尚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大武子石崇等官制
飾服哉相輝於盛連例帝室布金待之初洛中
一與羅鼎則乘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高
湖之樹物盛則乘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高
有錦帛四萬匹在御是寶金銀百餘萬
陰廷駕寒挑在御是寶金銀百餘萬
師三千以府庫既竭之資為飢甚北
人自以為食患皇西外絕饑饉十餘年
人大半於脂陳兵內外絕饑饉十餘年
御居正相顧輝添

儲布四千

元帝渡江軍士創時石動險數布不可
所儲布四千天子創時石動險數布不可
其後通乃詔方足云
勒者通乃詔方足云

幣藏空竭

不售而國用不練王導患之乃與朝晉
錢此而國用不練王導患之乃與朝晉
不售而國用不練王導患之乃與朝晉

布帛衣於足至一人金然既服之練巡賻者乃全

以禪國用

沐王元帝各隨輕重其贖物諸畫限但月者
齊梁陳皆不改

先折天下租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因用不足乃斷百官
六年自調而徵之正光後因用不足乃斷百官
計一歲所省木穀錢有差而後廷外
出計一歲所省木穀錢有差而後廷外
百官又諸番客食由急三分一計歲終
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一
千九百三

折絹余粟

魏自永安之復政道陵夷寇亂定繁農商久業
官有征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濟事乃全
所在造相食齊晉之始怨無復生以成其相
所內徒富食齊晉之始怨無復生以成其相
魏武西近遠之衆從河洛而西問者不處萬入
千郭昨大坊之衆從河洛而西問者不處萬入

國皆以快至州縣唐津濟皆給之食計種以投漕運
歲於倉庫軍國之資得以境用海置鹽官以與生每

大經賜用

值元帝間皇特銀連水旱而戶口歲增自司上
年庫藏皆滿帝曰朕既既薄賦於人又歲計每年
何得而也對曰用度常出納更問左歲計之院
用至數百萬石曰既富無賦極乃更問左歲計之院
至歲府庫乃賜曰既富無賦極乃更問左歲計之院
無歲府庫乃賜曰既富無賦極乃更問左歲計之院
兵乃歲功人免免輝部由之課其後在代道
不患祖賦之人益於七
百姓怨叛以至於七

國計莫如隋

見其有今編回計之富者如隋然致之時史傳則
池鹽井自禁入市有錢世至開皇三年而並羅之
夫酒鹽一鹽鐵市征石有錢世至開皇三年而並羅之
古而隋一區無而取二則大所役丁賦我而已然開皇三
年調絹一區無而取二則大所役丁賦我而已然開皇三
十月則行歲成之計也雖而開皇九年以江表
初平於後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以十年

以十字內無事益有德賦今年姓田相五十分者輸一庫
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賦今年姓田相五十分者輸一庫
帝受半功之調初全免則其於賦稅之役畧如陳而
征江南北領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閒無所
平陳凱旋因行度資日廢門外夾道有布帛之積
建子南郭以次頒給所廢三百餘萬段則又未
嘗使以於用時也夫賜復非奇賦以取財且時有
征使以療財而當大如宮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
以爲帝躬履使役約富六官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
故藏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一過爲貴內有司皆以
布袋貯乾薑以建囊進香皆以通爲貴內有司皆以

積以資寇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唐宣貯之洛口倉而李密
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洛口京府庫亦
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積固無粟帛
則王世充李密未聚大衆但貯積固無司之
常事要當人積之無而後收之若入勞而強歛
之更以資寇是積之無而後收之若入勞而強歛
用不知節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計約百
百無萬餘粟千石樂而用餘不知布大抵月五
四天子驕於侯樂而用餘不知布大抵月五
常通於所入分錢有欠折之臣端緒事賦削入
楊崇禮句刺分錢有欠折之臣端緒事賦削入
年不其子慎務事之大府次子慎名知京倉
亦以奇給刺主恩王銀為戶口色欲使歲進
百億萬餘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室入正庫物不
天子燕移及安福山天揚者同忠以爲正庫物不
可以日給得工造御而己自衆西京太府納錢
士白日給得工造御而己自衆西京太府納錢
宗即江准置祖廬使商營明年宰相裴冕以錢穀
請於江准置祖廬使商營明年宰相裴冕以錢穀
度不足諸道得名人可納錢給空名告身使官
色號度通士增足不可納錢給空名告身使官
出身給役助

仰給度支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饉於百役並興
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回之用一厲於一使
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賤
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節都團練使賤
諸侯下公託進杭州私為貽亮盜入庫播計河
得房錄公託進杭州私為貽亮盜入庫播計河

諸蓄空審

東科對欽凡數百名兵廢者不閉重者不去新舊仍
有休不知其因其苛登食于人富者得免貧者丁
存稅法以均之自北更不龍家虛瑞朝廷
西稅法以均之自北更不龍家虛瑞朝廷

日費甚廣

初德崇居奉天視王帶金而驚之朱此既以多寒
乞德崇居奉天視王帶金而驚之朱此既以多寒
屬意聚飲常賦之外西戲察使李燕有月建他如
使常阜有日進二西戲察使李燕有月建他如
杜亞割營王綠李倚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
名為美餘至代方文有進奉戶部戲物所在州
府及巡院皆德禮吾以編奏告加戲物所在州
祿或收驚驚果性私自入所進終什三三無敢
周者利者及幕僚至以進奉得近官繼而裴廷
發用事者及幕僚至以進奉得近官繼而裴廷
日費甚廣

朱此儲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受金帛以悅
將士公卿家寓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
從軍駕及奇舒雅李最者皆給其衣祿加膳
完軍器一一舒雅李最者皆給其衣祿加膳
皆皆迫然有司之橫歟焉

臺上得銀

裴廷齡領度上奉左藏庫司少者失落逐日檢閱使資簿乃於一之中一十三萬兩其不慮移入龍庫以供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美餘不伏抗表此皆每月中奏見在之物請加驗執改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半

在民在官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正有此數不司馬溫公如兩澤要源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然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奉進內則妄措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民而行間架兩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以復不能稍營治原軍士之庫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此而府庫尚盈皆不知所以致此之由非因之財空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

二戶養一兵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淮南江西

岳福建湖

十萬

比

天

一

兵

食

於

官

西者八十三萬加天竺三之一通以二戶養兵
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
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一會昌
未既戶復河湟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一歲入九百
取後年二萬餘又群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三農養七游手

李吉甫為元和回計簿及中書奏以天下
邑戶口則賦之入較吏祿兵糴商賈習道之
入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

盡數係省

開元六年今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省
安有支費以留州錢物一使錢物盡數省

聖節進奉

又詔諸州官非聖節不得押領上京
並留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

上下給足

宋興而吳蜀江荆湖南粵皆稱富
祖宗因其富守以奉儉而為方是時天下

善其外無失其金結之遠百姓各安其生不為
巧偽政修故吏員益一府庫老矣伏其意中回
口歲增兵籍益吏員益一府庫老矣伏其意中回
縣官之責倍昔時百姓亦稍緩秋而上下始用
於財天

省其不急

仁宗承之給費度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
一歲用度較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
書既降旨然費甚衆至是始大省費
又裁諸官也
省也

用兵歲出入財用

王先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以開室元元年
兵後萬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開室元元年
未用兵陝西銀帛糧草入一兵後入三千三百八
以一千兵陝西銀帛糧草入一兵後入三千三百八
十萬則以兵此陝西特多故也
北尤則以兵此陝西特多故也

宋財賦出入

天下財賦出入之總是司取一歲中數以爲
定武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萬一歲中數以爲

員受糧者九千七百八十五
 廣宗室者約一吏員職增至是
 千宗室吏員受糧者五萬四千
 休賜從而增廣又京德中祀內
 錢金帛總六萬一萬至是
 萬故用度不得不屈
 外
 康

英宗歲用

英宗治平二年內外一億二千
 萬八千四百五十一萬三千
 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路積
 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
 萬二千九百三十一萬六千九
 而京師不與焉

漕運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石自北海達碣石兖州浮

舟浮于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公順流而下于江海

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愈越也于逾至于

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渠州浮于潛逾于馮入

于渭亂絕河而渡日亂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謂納

聖子曰帝都東南西南三面近河他州貢賦皆以

宋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

百里賦納總米本全日總

半桑去皮服將之服給四百里粟五百里未

日結

應轉運諸縣振之 十二年發委輸金帛錯言募
民實塞使輸將之費益寡主父偃請置朔方內省
轉輸成漕

丞相賀全耕者自轉自輸穀於邊

元鼎元年秋九月詔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
粟致之江陵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覬糴達者三
千近者千餘里皆印給大農

太初元年八月發七科適戍備給貳師轉車人徒
相腐 趙充國奏循河湟漕穀

馮奉世傳冊三發輶輶南子內而輶卜式為成畢令
將漕最

○漢護漕都尉

宋博為護漕都尉 王尊為轉羌將軍轉校尉護

送軍糧委輸

帛繒絮供給軍士杜茂亦建屯田驅車轉運十一年歲官將兵屯中盧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

○漢武節下 辦漕 水運

虞詡傳范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驅馬負載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紫行川谷自沮至下辦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庸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辦今成州同谷縣續漢制下辦東三十餘里有狄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轉溢詡使人燒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鑿

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鄭弘傳舊交趾七郡轉運皆從東冶汎海建初八年弘為司農奏聞零桂嶠道

○蜀木牛流馬運

三國志建興九年春二月諸葛亮復出軍圍祁山

始以木牛運

六月糧乏解亮軍祁山李平能亮退軍

十年亮休士勸

一作勸

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華嚴

民

一作民

議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

因治斜谷却閣十二年春二月亮悉大眾由斜谷

出始以流馬運

接武功丘丈原分兵屯田本傳亮

性長於巧思損益連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注魏氏

春秋曰亮損益連

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

入領

一作中

者於腰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特

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頭雙者為脚

橫者為領轉者為足履者為背方者為腰垂者為

古曲者為肋刻者為膝立者為脚抑

一作細

作者為鞅

攝者為鞅軸牛抑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

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

長三尺五寸有左右又有前軸後軸前脚後脚前

杠後杠皆有尺寸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前後四脚形制如象陳壽言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

亮屯沔陽以傳漕回遠使

子喬親帥諸將子弟傳運於谷中

南史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

不因風雨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唐劉濛經略河

漕始議木牛運

魏漕渠

鄧艾

見屯田

杜畿傳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征漢中遣五千人運

鄭渾傳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

魏武建安九年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通上黨糧道

晉漕運

紀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脩千金碣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戊午以海寇運漕不絕發王

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升平三年三月甲辰糧絕不繼發王公已下
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晉志太司農統東西南北部護漕掾

杜預通零桂之漕

張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

謝元暉呂梁利運漕

亘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應遵上便宜求壞四陂徒運道

王羲之論北伐曰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

河

晉督運御史

太原六年正月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

宋何承天言蔡觸車牛以載糧械

隨漕運

開皇三年以倉庫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等十三州置募運米丁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元魏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立即閣凡八所應機漕引費役徵省孝文太和七年刁雍請造船二百艘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輕於車運十倍

○唐水陸運 通塲 海運

六興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

統之 爲 諸 司 有 備 運 之 車

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沃野然土地狹所出
不足給京師脩水旱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
故漕事簡高宗後歲益增多初江淮漕粗米至東
郡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水行未遠多風
波覆溺一斛得八斗為成勞陸運至陝繞三百里
率兩斛計錢十民送粗皆有水陸之宜河有三門
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讓鑿三門山為
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太匠楊務廉又鑿為梁以
輓漕舟人以爲苦初裴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
不果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
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

十萬石而遞用車千石乘

會要開元二年集為水運使大興濟事

擢卿罷久之天寶九載九月河南尹裴迥以八遞

傷牛乃為交塲兩遞瀆水廬為宿塲分官總之自

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通典通以遞

水處為宿塲

會要開元二十九年除朔方節度王忠嗣加水運

使二十七年十二月李適之為幽州節度河北海

運使建中元年罷轉運使既而復以杜珣權江淮

水陸轉運使

通輿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舊於河南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

太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

至太原倉置八遞塲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

至一百萬石每歲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天寶七載滿二百五十萬石每歲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大曆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任懷留成永豐倉秦王東討壞後印山永水運餉軍又見後

李襲譽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拜潞州總管詔典運來軍

甯琮武德初留守陝護餉道

房玄齡為太子太傅伐遼留守京師總糧械飛翰常提主餉運作漕轉糧

崔仁師副提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

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錢山
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以浸充使門大昌關
後徒數萬竟不通

姜師度神龍初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
省功多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
道使依高為唐而注米于舟故人不勞

李泌正元九年拜陝魏觀察使如鑿山開車道至
三門便餽漕

王播長慶初浚七里港以便漕

王仲丘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

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

狄仁傑督太原運

陸贄奏議崔造作相懲元琇罷之失請每年轉漕

百萬石以贍京師

地理志平州馬城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

金石錄元和二年五月帝夢撰東渭橋河運院記興元江運見河渠

○唐漕渠 廣運潭洛漕新潭

會要大足元年六月九日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置諸州租船神龍二年滄州刺史姜師度傍海穿漕號平虜渠開元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盧輝開通濟渠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二十九年十一月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路便漕運開渠得古犁鐮三於石下遂改河北縣為平陸天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唐末渠成其年三月陝郡太

宇帝堅引澧水開廣運潭於塋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丙寅名潭曰

廣運京兆尹韓朝宗分渭水置潭以貯水永泰二

年七月十日通鑑云京兆尹黎幹奏鑿運木渠

通鑑云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開元二十六年十月

一月十五日齊濟奏請開伊婁河又立伊婁渠

月志帝堅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

建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堅為最

地理志河南有洛漕新潭大足元年開以置租船

泗州連水有新漕渠南通淮密拱四年開以通海

沂密等州

興元初治漕渠引湖陂築坊庸入渠中起隄貫城

以通大舟者淮南節度杜亞也元和中以漕渠庫

下築隄閘以防洩者李吉甫也大和初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罷車輓之勞者成陽令韓愈也

神龍初常景駿令肥鄉縣汜瀕漳舊防漕渠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又維槽以梁其上

○唐開元漕事便宜 比運

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元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若水淺六七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牆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徙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運

路源河倉庫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等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
洛口而河陽柏崖大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
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
物不耗失此其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
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涌貴元宗將幸東都復問
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
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船以分
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粟倉而陸運以
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
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
津倉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西自江淮者皆
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

倉浮渭以實開中元宗大

悅拜擢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

淮都轉運使未擢卿以武拾壹年十二月丁巳同平章事二十二年八月為江淮以南四運使

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景為副使益漕

晉絳魏濮刑貝濟博之租賦輸諸倉轉而入渭凡

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千萬緡特力墾

用廣民間言用斗錢運斗米擢卿罷相北運頗艱

未歲至京師繞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崔希

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

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澮要云自江淮倉自汴

河陰送納倉嘉人通納太原倉通典云自河陰

後水調漕漕至倉嘉倉又取屯習河水者通送納

于太保倉所謂北運也

傅策擢卿為京北尹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台問所

以救人者曰陛下既東巡百司必從則太倉三輔
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
關輔既實則乘遼西還事幾不濟且國家大本在
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墮正觀永徽時祿廩未廣
每歲漕粟不過二十萬畧足今用度浸廣漕運數
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穀粟為國大計臣願廣
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
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
半為營寧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來悉輸
東都徙都至陝河益湍阻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
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
漕在處停留易生隱盜諸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
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置穀倉自

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自險則旁河鑿以開車道
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除運抵太原倉越河入
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於是置河
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穀鹽律沂河而西三年
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通鑑二十二年八
月上倉天寶中廢大曆四年創置汴口食元和三
年增置河陰食量百五十間正元中陸贄奏河陰
太原等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所貯尤多

裴寬擢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為戶部侍郎
自副

歸融湖南進羨錢億萬買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會要十八年擢卿上言請理教倉於河口立輸塲
以受米置河陽河陽柏崖集津三門倉又鑿崖開
山以卓運數十里積于太原倉以利漕運二十一

年召京兆尹羅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正觀永徽
之際祿粟陳腐每歲運不過壹貳萬石今國用漸
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
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自
太原倉汴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二十二
年八月十四日置河陰和崖集津倉開三門山十
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汴鴻溝納河陰倉自河陰
納含嘉倉又遞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
渭以實關中其月羅卿為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
蕭景為副此副使自三年凡運七百萬石

會要武德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姜行本於隴州開
五節堰引水通運永徽元年

大鼎開燕祿河顯慶元年十月褚明開底柱三門

鑿通山陸運成享三年王師順運晉終之粟于河
渭增置渭橋倉

官志正觀六年置舟楫令掌運漕漕正一人監增
一人上元二年丞二人掌運漕隱失門元二十六
年廢

○唐轉運使 發運使

志開元二十一年拜裴耀卿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
蕭景為副使二十五年希逸為河南陝運使二十
九年常璩兼水陸運使肅宗末年劉晏兼度支轉
運鹽鐵鑄錢使及楊炎為相罷晏轉運使復歸度
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趙贊又
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

錢使以度支總大綱正元初

二年

正月崔造為相

疾錢穀諸使額利乃奏諸道觀察刺史選官部送
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江淮轉運使
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
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領南米亦
百二十萬石詔浙江節度韓滉淮南杜亞運至東
西渭橋倉滉方請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復以為江
淮轉運使

會要開元二十一年八月侍中裴耀卿充江淮轉
運使轉運置使始於此自開元迄于天祐凡為轉
運使者四十八人裴耀卿至柳若裴耀卿常堅
第五琦劉晏杜佑韓滉李巽裴休此其著名者也
河南水陸運使開元二年閏二月李傑為之後有

畢建李齊拘脅抗元和六年十月停陝州水陸運使先天二年十月李傑為刺史始充使李傑停陝中使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傳始

自後刺史常帶使天寶十載五月崔無詵為太守不帶水陸運使因忠為都使正元十三年于頔薨之元和六年十月停

建中三年八月丁未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十二月二十日包吉崔縱為之

止正元二年正月諸道水陸運使並停裴耀卿

為轉運使命崔希逸蕭景為之副轉運有副使自

此始肅宗初第五琦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

貨以救軍食寶應元年六月乙亥劉晏為度支鹽

鐵轉運使鹽鐵無轉運自晏始詳見建中元年詔

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既而出入無統三月癸巳以韓洄判度支杜佑為水陸轉運使行劉晏韓滉舊制

韓滉正元年加江淮轉運使元琇判度支

以閔輔早諸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琇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

三月甲戌元琇為陝州水陸運使江淮運米大至上嘉滉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第五琦見肅宗彭原言兵賦所出江淮為淵諸志

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拜江淮租庸使遷轉運九年

三月人不益賦而用饒廣德二年永泰元年復為

劉晏度支兼侍微史領江淮租庸事分置諸道租

庸使簡臺閣士掌之出納委士人吏惟行文書晏

辟置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廬坦表韓重華
為伐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入歲
收粟二十萬石

蔣沈頴渭橋出納使

德宗以鄭元鈞為靈夏運糧使轉米時塞下通監

廣明元年二月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有使

始於唐先天中李傑而改揚子院為使則廣明初也

唐漕運有三節江淮江南陝西最重者京口

○唐開砥柱漕路 山西運道

李齊物傳天寶初擢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

志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

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弃石

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

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正元二年陝號觀
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
倉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
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通鑑鑿山開車道十八里
史記正義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石縣東北五
十里在河之中

○唐劉晏漕運通監廣德二年三月己酉晏為河南
江淮轉

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
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大曆元年正月丙戌晏為
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與第五琦分理天下財
賦

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大兵後

京師米斗千錢旬農接穗以轉晏自按行浮淮河
達汴入河石徧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筆
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隄
盡得移病利書元載陳利害各四盡以漕事委晏
故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
逐東渭橋駝使勞曰卿朕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
斛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以常平法豐則貴取
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初州縣取富
人督漕輓晏始以官船漕陳諫以為管籥之亞贊
言晏採天下贏貨佐軍興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
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志肅宗末年淮運阻晏兼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
商於以輸京師代宗廣德二年以晏額領轉運凡

漕事皆決焉晏即鹽利顧役分吏督之江至
解淮七斗隨江汴河渭所

州陸運至揚州斗米費錢十

載以舟減錢十五錄揚州距河

百二十晏為欲輕之江船

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

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米斗減錢九十調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綱挽舟以

巧索舊材代薪物無弃者未十八作人人習河陰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

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

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無汴斗溺者又分官

吏主冊陽湖禁引漑河漕不涸天曆八年以閩內

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耀以優衆晏自天寶末
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及楊
炎為相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
部郎中崔河圖主之

晏於揚子陰置十州揚以官
主之

會要晏遺元載書運之利病各有四得江湖米二
三十萬石則徭役減一利也米運流通州饑人附
二利也雲帆柱檣輸美帝鄉可以震耀夷夏三利
也舟車既通百貨雜集四利也所可疑者武牢成
臯人煙蕭條一病也千里泗上固水行舟二病也
奪攘姦宄夾河為藪三病也淮陰蒲坂屯戍相望
船到便留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四病也是見
一水不通願荷車先柱一粒不運願負米而趨自
此歲運米數十萬石

晏之任事起廣德二年延建
中元年凡二十餘年官雖建

○唐浚儀運路

漢運路

倉貨志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

建中二年舉天

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紂田悅兵守渦口

梁崇義據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怨江淮水

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

一本云秦漢

出浚儀十

里入琵琶溝繞蔡河至豫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

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

以通舟陸行繞四十里則江湖點中廣南蜀漢之

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閩曆潁蔡涉汴抵東

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紂將

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王紘傳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從鉤道自

穎入汴

通監建中三年東南轉輸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
上

李希烈傳李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李治明
治李希烈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崔縱為汴西水陸
運使王思圖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建中二年李正己反屯兵埧橋江淮漕船積千餘
不敢踰渦口張萬福刺濠州因馳至渦口駐馬于
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熟視不敢動

伊謹傳包吉轉東南財糧至蘄口賊遏江道不得
西謹選士七千列三屯奮繫漕無留艤李晟屯渦
北歸滬運米饋之船置十弩相謹戢建封傳李泌
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埧橋為江淮計口

請以建封師徐王元四年

○唐淮潁水運

會要元和十一年十二月

舊紀始置淮潁水運

計淮西諸楊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汴流至壽州西

四十里入潁口又汴流至潁州北丘界五百里至
于陳州項城又汴流丘百里入于潁河又三百輸
于鄭城得米五千萬石附之以芡一千五百萬束
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

平淮西碑士飽而歌馬騰於漕蔡人告鐵船乘往
哺

舊紀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

圖

○唐李筵裴休漕運

新法十條

會要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
萬四十萬送渭食要沒不登數李襲秉使三載無
升斗缺

志

自劉晏後

江淮米

至渭

積

是

襲以元和

年

二月

裴休為

轉運使

明年

八月

為相

依前

判使

始者

溺米

歲四

十萬

斛其能

至漕

倉者

十不

三四

官舟

之沈

至七

十餘

休使

僚屬

按之

委縣

全董

之自

江津

達渭

以

四十

萬斛

之

清計

給二

十八

萬悉

使歸

之漕

吏為

法

凡十

事奏

之由

是三

歲漕

米至

渭

漕積

百二

十

萬斛

無升

合泥

弄焉

裴休

傳大

和後

歲漕

江淮

米四

十萬

斛至

渭河

倉

者纔

十三

休乃

命在

所令

長兼

董漕

著新

法十

條

居三

年粟

至渭

倉者

百二

十萬

斛

○宋建隆發運使官結興經制發運使

建隆二年九月癸酉以盧浚為京畿東路發運副

使此始先乾德二年二月以何幼冲充京畿東南水

陸發運使興國五年正月命姚沆為陝西三門發

運八年九月癸丑朔置水陸發運於京師王賢新

發運使王賢新繼昇瑞隆路發運一本置江淮水陸

雍熙四年四月己亥以董儼王繼昇掌水陸路發

運先是興國八年水陸各為一路至是合為一路

至道元年七月癸亥以楊允恭為江淮兩浙發運

使一本云淳化四年二月以楊允恭為江淮兩浙

由淮河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三年五月壬申真宗詔罷之咸平四年以淮南轉

運王子與兼都大發運使自後並以轉運領其務

而無使名景德三年二月復置一人馬亮制置泰
鹽蕪是歲除李溥發運副使大中祥符間胡則為
發運使又有三門白波黃渭汴河水路發運使一
人在門三使判官迭入奏事祥符三年九月己亥
江淮運李溥言今春
運米六百七十萬石景德三年十月庚申罷江
路紹三年之制
淮制置發運使命淮南轉運蕪領寶元元年八月
丁卯復置榜日嚴榜告為之

天聖四年閏五月戊申初定江淮發運司歲漕米
課六百萬斛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又折不
六七十萬石元祐六年運四百五十萬
萬石又折約三十餘萬石蘇軾論綱運五弊

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金庫計江淮歲運糧
六百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
在軍旅一在充食東而六路汴河歲增六百萬石
江而六路汴河歲增六百萬石
更在千計其費率

數石而致一石

慶曆三年五月江淮歲漕不給諸大臣以爲憂樞
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卒未擢江
浙荆湖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
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頒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
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里輓轉而西京師足食
皇祐二年十一月壬辰賜元進士出身上謂翰林
曰發運使惣六路八十一州軍之廣宜得人而久
任之元在職十三年四年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
東南歲比不登嘗詔損歲漕石萬石今發運使施
昌言許元欲分往江浙調發運儲必謀誅剥求羨
餘以希進固詔遵前詔毋科率元請以六路轉運
司自隸五月丁卯詔仍舊制嘉祐三年十一月庚

宣詔曰國家建都汴河卽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
各輸於真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廢運
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
海鹽淮汴舳舻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
歲因循茲事遂廢吏緣為姦人實告勞始自五年
令諸道據年額赴真楚泗州轉船倉後運鹽歸本
路不得廢裏河鹽糧綱往諸路初許元年汴船不
出外江比歲糧船大半為離艘綱沉失者多從元
議降是詔慶曆七年八月十二日詔廢運司使計
元令允任嘉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詔

發運使孫全允任
張遇為使全允任
元任嘉祐三年十月一日副使

發運一司其制始於淳而備於皇祐之後權六路
鹽山而行平糴之法一負在真州督江浙等路糧
運一負在泗州趣自真州至京糧運四河之清
為重二發運

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網常六十隻一舟之運歲

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祖宗設制置發

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

本使摠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為表裏以給

中都文路豐凶不常給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則能

糴便輸折斛錢上下俱寬而京師不乏轉般之法

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宋舊制江湖運舟至儀

真音也入轉般倉復載鹽以歸器器十萬緡以充

經費漕計不主橫斂不又以運舟自儀真漕河

由汴達于都邑六路八十四州漕京師凡六百萬

石自仁宗朝至崇寧初發運司常有六百餘萬石

未百餘萬緡之蓄真汴二倉常有數千石之儲自

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轉般無一年之儲
崇寧三年九月己亥曾孝廣立直達之法雖湖南
北亦直互京師因毀南淮轉般倉既行直達而鹽
法隨變鈔改為太倉積粟充溢增置延豐倉于外發
運使以應奉充職自鈔鹽之法行課歸權務諸路
無所得漕計日以不給上下俱受其弊轉般與鹽
法相因鹽法既變回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必隨
壞大觀三年十月詔復行轉般而舟不克宣和六
年十一月詔廢景原興轉般般

曾鞏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閘中之粟以
給大梁用候贊與其任及叔東南之地興國初始
漕江淮四百五萬石自此歲增廢焉

周邦彥汴都賦越艚吳槽官艘賈舶閤樞楚語風

帆兩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鏘人安以舒國賦應節
所准而始之邦國紹興二年三月戊戌罷江淮發
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
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汴流捐運以
濟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八年四月
丁丑戶侍李彌遜言不必盡循舊制當於經費之
外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詔更戶
部條具時議復置二十六月乙卯朔會要十徽猷閣
待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
糴事降本錢四百萬十二月辛未參政李光請罷
發運司令戶部侍郎專領九年正月丁酉十六復
廢戊戌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經制使去發運二
乾道六年三月虞允文奏復之己卯二十以戶部

史正志為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降絀錢三百萬
為罷本十二月癸酉二十日復廢嘉熙三年復置以
平江守臣蕪寶祐五年十月蕪發運大使

○乾德轉運使

乾德元年正月以沈義倫為京西韓彥卿為淮南

轉運使諸道置轉運始見此興國三年四月諸道

置轉運判官

景德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皇祐元年使丁謂始設

東萊呂氏曰國初轉運使專主糧餉太祖時高防

邊光範滕白沈義倫何勿冲劉仁遂曹翰胡玩太

宗時劉保勳樂冲郭泌王在田崔邁水官皆緣用

武以餽運也開寶五年命參政薛居王呂餘慶提

舉諸州水陸轉運使累朝以武臣文臣任帥守而

蕪漕事始轉運一司廢置初無定制興國二年而

後邊防盜賊刑廢金穀按廉之任皆委轉運使又
節次以天下地刑勢分路而治繼增判官以京
官為之於是轉運使於一路之權無所不撓廢盾
中帶按察使後二年罷

○開寶更漕運法

三年秋實訓以為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
弟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
舊一歲三運今若運未入船輿入倉各宿儲運無
淹留則歲可增一運募民船堅實者運糧其損敗
者任民自載則公私俱濟又京師米貴官乃定價
商賈無至者若聽其自便則四方奔湊未多而價
自賤上從其是事集

○宋朝水運

太平興國四河漕運

不見河渠及倉庾

會要凡水運自江淮兩浙湖南北運每歲組羅至

真揚楚三州置轉般倉受納調舟計綱汴流入汴

至京師發運使領之

或云真泗二州置轉般倉江

官監給舟入倉

真楚等州

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

亦如之陝西救粟自黃河三門汭流入汴至京師

三門汭發運使判官催綱領之陳穎許葵光壽

諸州

粟帛自石唐惠民河汭而至淮綱領之

德二年於京城

西引水入五丈河運于濟

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

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

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豆二十萬

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至道初

汴運米五百八十萬石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
之數也又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
而水運入京師天禧末諸州軍水運陸運上供金
帛緡錢十三萬一千餘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
斤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至乾寧軍運食餽邊亦
有使軍臣主之川益諸州布自嘉州水運至荆南
遣綱送京師歲六十六萬分十綱江湖浙建茶亦
水運送松江權務諸州歲運船至米三千三百三
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
景德三年江淮漕米增至六百萬

祥符二年四月壬辰江淮發運李溥言江淮廩粟
除留州約支三年外當上供者凡一千三百餘萬
石每歲水運止五百萬今歲及七百萬望少損其

天聖四年臣僚吳遵卿言咸平景德中歲漕江淮
未不過四百五十萬石近年增至六百五十萬請
約舊數立為中制閏五月戊申詔歲課六百萬石
一本云歲以五百五十萬為額沈括曰發運司歲
六百五十萬石淮南一百三十萬江東一百萬江西一
百五十萬湖南六十萬湖北三十萬兩浙一百

按張方平奏廣濟河上供額六十二萬石實五十
萬石

惠民河額六十萬石熙寧十五年石嘉祐元年請
十五萬石

黃河馬料三十萬石汴河額六百萬石

慶曆四年三月辛未省廣濟河歲漕軍儲二十萬
石

○嘉祐漕運十四策

元年八月癸亥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
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灾傷不得截撥

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
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年額馬料三千萬石
般到京汴河漕輓全船糧米年退錢一頃充糴本
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商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揀剩負租稅視凶
穢院歛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執國
依兵而立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兵富弱
續奏于上前畫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
計大本也悉如新啓施行其後末耆年而京師有
五年之蓄 二年十一月三日乙酉詔三司以來春開
漕運河北十四策之一

○元豐清河輦運

初廣濟河置渠通漕歲六十二萬石以子不通是

軍運司元豐五年二月十一日罷之移上供物於
淮陽軍界入汴名為清河輦運命張十澄提舉七
年八月置斗門復通廣濟河以漕

○南度綱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
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
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
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
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
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
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
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所在紹興初因地之
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南之粟餉淮東以江

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糧所用之

數青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歎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廉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印網無欠拘留人船之戒慮虜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撥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即募舟載之人以為

復然嘉陵阻險溝壑相望夏若漲流冬則涸涸然
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即臣卻漕爭之且
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悉復使陸
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采於涪流復就興
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采未
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網
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
網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
無償許估出賣虧其金銀錢人名下追理不得均
攤民戶其有因網運欠折迫降官資者如本作侵
盜具補納已足許保明叙復

○元海運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胡長孺曰玩美明月揚楚幽森密葉健岸大海舟航可通相傳胸中若以海門水甲流積淮於江沙其長無際越淮海若以海門水甲流積淮於江沙角不可度越淮海若以海門水甲流積淮於江沙者皆備海濱沙民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亦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嶺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石往來若風與兒面舒不可得荷急則便來已遠十五六往之就招懷為南北海道此固經且不通漢南識之役就招懷為南北海道此固經且不通漢南見按金符千戶遂言海濱事請之良便遂與海運庚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二十九年伯顏言初通海道者運故在燕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而人宋清張瑄嚴壁為之初歲運萬戶府三以而人宋清

三
至十
細民無不印給予此

○元歲運于海

至元二十年四月六千五百石至若四萬二千

分之二每石欠八亦四合餘

二十一年二月十九萬石至若二十七萬五

細分之二每石欠八亦四合餘

二十二年二月十九萬石至若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九

升二合餘

二十三年二月十九萬石至若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九

十萬石至若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九

二十五年二月十九萬石至若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九

二十六年二月十九萬石至若九萬七千一百一十九

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五千五十七石

二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九石至者一百五

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石至者八萬一千

一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二

十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二

斗六升餘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

三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四萬五

百九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四萬五

石欠二升二合餘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

五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一萬九百

九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一萬九百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

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細分之每

石欠一升餘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
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萬一百六十四
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餘
二萬七千七百七十四石

[illegible]

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八合
失者一萬六千七

至治元年三百三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所失

者三年三百六十八萬五千六百一十一石
合

百二十萬四千六百一十一石
合

三年三百六十八萬五千六百一十一石
合

泰定元年一百七十八萬三千七百一十二石
合

二年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二石
合

一年三百三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二石
合

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石
合

合餘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
合

五百一十三萬八千五百三十二石
合

天曆元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
合

合銀一千七百九十四石細分之處每石銀一兩二錢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
三石三十四萬三千六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萬一
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處每石銀一兩一錢
以上元史所載歲運所至及所失之數史人主
風濤不測穀船漂溺無歲先之商亦有船壞而
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有價於運官人船
從海者乃免然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矣

○元未拒海運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穎盜起方國璋張士誠
據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顏帖木
兒徵海運于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璋具舟二賊互
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輸之始
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
不與

○元河運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達水至濬中

旱站

駐紮封丘縣西南岸

陸運至淇門

在滑縣西南

即

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今濟寧州

分汶水西北流民至須城縣順之安民山入清濟

故瀆通江淮漕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

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

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

漳御建牌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省洩觴

名會通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

都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

一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精水澤出文明
門於際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
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牌二十座節水通溜為便
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
輓官糧民不勝悴其至是皆罷

○元陸運

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
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
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有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
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怠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
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曰可運米二百石人
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拖之為近而突少故小兩期促
昔年大敵在常城無數十萬千里糧日持只

未易行也

○國朝海運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東遼東餉永樂
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
始罷海運

轉東至酒樓縮以給海運之法秦已有用而唐人亦
用之以宋籍自崇明由元馬道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等以年海運抵直沽是時由海運有等造之平底海船
根道也二江新則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
大中以江江新則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
此以至末年海運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也
平江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
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
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十戶殷明路者又開新道
從大取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於洋向東行入黑水
洋於崇明大港入界河已常船行風信有特自洲西

海運之利不廢者元史食貨志論河運有云民無稅
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
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又著者皆
同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
所言非無徵者漕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
有三日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以運以舟而皆
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
運之費者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者什七八
蓋河漕雖免陸行之勞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
之患而省牽挽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若今漕
河通利歲運免積困無資其於海運也然善謀
者短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
不暇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陸北之地而財賦之皆入自東南
而來會通一河壁則人自之財賦之皆入自東南
下咽立有死之禍兄自古皆是以先文之以
為備直今則粵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先文之以
歲歲常運儲積之不足何迂儒過為慮慮請於
因足矣始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慮慮請於
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改道則通河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熟河運而少
浙西東海一帶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
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
有滯塞此不來而知使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
也零家房隅不顧而知使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

而畏溪不慮風而慮礁政製海舟者必為失底
有尾必候不慮控卒遇暴風轉桅為難至以尾為
利者縱其有限制船艙不至擠塞而運道四時通

國朝漕運

丘祭酒講云按通州陸航至都城僅五十里耳
而元人所謂之河經長一百六十里今廢墜已久
神璫以東諸神雖存然河流不貫況今廢墜已久
產璫之水潭在都城無即今海子之所而又分流入
榮成之水北漕在無既集無停泊之所而人所得入
大內然後往建請欲優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
言者往陸輓與大河運利害略亦相為倚注之處
臣愚見陸輓與大河運利害略亦相為倚注之處
頃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
引水自城內入城內司水閘於東河而此潭又為
水城處等牌以司水閘於東河而此潭又為
道建為臣詳為中水非通海不存自慶豐
以東海神之旁皆為民動氣又不若依岸陸範之
厓幾良便若恐勞民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泥牛
為便但道路之閑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泥牛
驛路幾脚價昂不勝漕卒每行數月始得抵涇而
久留多費限苦不勝漕卒每行數月始得抵涇而
復舊河道然自京師乙未院選以來已經今六十
餘年矣河道凡路況其脚費支院選以來已經今六十

之東官之輔之旁費其利不多為今之計一官民往
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若一道專以為通行
運大車下而往若從伍道上而來者從石不許
許於道旁有步之外則民居既遠穀散行水
者惟許依浮鋪如北則民居既遠穀散行水
設一堤而泥場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險又於中
部官一員提調持應等神原設紳紳紳紳紳
乙事一員提調持應等神原設紳紳紳紳紳
提率司出借給銀若干收買在官以為賣碑石
僱工作之費又得有三等稅每石若干銀面
若千泥淨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其數奏
開永為定例如此則稅之或給以帛費者不
田數十頃可將官田償之或給以帛費者不
結聚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千倍況河道狹而
運兵多一過水少何候者開勅經句日有妨礙
歲之計且又每起紳民丁官聚夫官俸民糧日
有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作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議其於國計本必無礙矣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之來若於

運河岸用度極繁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此以
空船而回者必須物實而此貨亦日流于海矣
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
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謂以元史實之其海運自
至元二十一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其年所
糧數以見其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利淺之費無
損於中而其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石須有所減恐
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石須有所減恐
又量增江則兵食兩足而折半入海運除我軍卒
以還險位則兵食兩足而折半入海運除我軍卒
同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連海
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漢章句未偶有膽見
非敢以為然可行萬無一失也策請試用之家
萬年深悉之慮姑述此策請試用之家試
之而可利行不可則止

○國朝河運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
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
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司知潘

救正因州大運運之難謂開會通舊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禮廢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
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
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壩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
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
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莊牌一
帶沙河自淮以北公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
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于茲矣

仁壽云按運京南來以濟京師在漢唐宋皆然
然漢唐間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
然之勢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無而元
用人為之以濟之非有所用也聖朝為之而未
大始勅為之非得其大聖朝為之前為汴水謂
朝廷非一漕蓋天年

古今事考

鑿山通道

千里負擔

天下用饒俱見要語漢閔中轉漕

便於底柱之漕見要語漢通褒斜道

不絕於道見要語漢漕渠

築倉治船

飛舄輓粟

丁女轉輸俱見要語漢五鳳省轉漕

反絕轉道見要語漢護漕都尉

給足軍糧

驢車轉運俱見要

僦五致一

燒石剪木俱要

流馬木牛見要

開石門以通水

應機漕引見要語隋書

三門底柱之險見要語唐書水陸

用車千八百乘見要語唐書通坊

役徒數萬竟不通見要語唐書水陸運

渡淮入汴

在處停留

更無留阻俱見唐開元漕事便宜

飛餉函洛見要語唐書漕運使

覆者幾半見要語唐開元漕路

卿朕鄭侯見要語唐劉晏漕運

淮潁水運見要語唐書

官舟之沈

新法十條俱見唐李巽裴休漕運

江淮歲運

造船之法俱見要語宋建隆發運使

募民船堅膏者運糧見宋開寶更漕運法

三千三百餘萬石見要語祥符水運

漕運十四策見要語宋嘉祐

置輦運司見要語宋元豐

漕運警語